



娛語

四





娛語卷四

讀書有三患。務博而無要者。一患也。着眼於字句。遺大義者。一患也。棄正義而求新奇者。一患也。有此三患。雖著等身之書。非聖賢讀書之本意也。

胡居仁曰。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弘曰。事業之本在身心。正心脩身。發而為事業。固不待論。然古今儒者。好建旗鼓。主張其說。故不免判而為



二學者試平心把魯論熟讀之自無此病也
碎玉話云觀世左近以謠曲得名後削髮稱安休嘗
謂學謠曲者有三病曰音吐清亮者強記諳曲者節
奏能應者有此三長自負其能工夫不密故必不能
成昔哉言也程子以有高才能文章為不幸亦此意
也
陽明之學根據乎象山且朱陸往往相抗則象山高
於陽明一等矣而本邦學者奉王學者自藤樹蕃
山而後亦不為少而陸學寥寥未嘗有一人奉之是
亦可怪也

本邦風氣比西土為剛悍故戰國之士奮勵突戰爭
先推鋒視死如歸苟示甲背於敵則為終身之辱其
義烈固可尚矣然或賞賜不充或進取無路則往往
棄其君去之他邦如脫弊屣或片言有違輒同僚相
鬪無所假借是雖風氣之使然亦不學之弊也宇都
宮公綱之次天王寺赤松圓心之攻六波羅其勇烈
意氣凜然弗撓可謂烈丈夫矣然後或首鼠兩端或
叛逆鴟張一鄙夫而已如此之類不可枚舉也若能
自省平生義烈之氣用之於大倫上則非西土人之
所能及也

新井白石讀史餘論引續世繼物語云、白河朝中

納言顯隆請為辨官、帝曰卿未能作詩、非能賦四

韻者、豈堪為辨官哉、又引古事談云、太政大臣藤伊

通上、二條院草紙云、不作詩人至卿相、事始源顯

信、不書消息人至卿相、事始藤俊忠、顯信俊忠堀河朝人、按以

詞章取人、固非崇本之道、然本朝中古以來卿相

重文辭如此、當時羣臣風流閑雅、亦可想也、

道家之說、有三尸蟲、庚申夜訴人罪惡於天帝、柳宗

元作文托意、漢土有此俗久矣、吾邦亦有學之者、

台記天養二年卷云、十四日庚申守三尸、懸老子影、

講老子經、講師友業問者實長孝能、據庚申經、夜半
已後、余及客皆向正南再拜、咒曰、彭候子黃帝子命
兒子、悉入窈冥之中、去離我身、三反雞鳴後就寢、鳴
呼、賴長身在具瞻之位、其愚惑如此、一敗無成、亦宜
哉、

瑞桂堂暇錄云、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于帝王百篇
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必
為秦矣、余讀之、咲曰、夫子之言、以理推之、豈預知數
百歲之後、周之必為秦哉、果然則尚書殆圖讖之類
也耳、按鶴林玉露引邵康節語云、夫子定書、以秦誓

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大經亦反覆論之，以邵子之說為有理。暇錄之說，蓋原於邵子也。世傳明智光秀已弑織田信長，將服京師人心，急令免地子錢。此言非也。按信長記元龜四年七月，令永免京中地子錢。此已先光秀。

宋史新編忠義傳，秦鉅字子野，檜曾孫，通判蘄州，與李誠之協力禦金兵。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

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進，與弟潭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同賜廟于蘄，贈浚潭通直郎，各厚賻焉。弘曰：秦鉅之死，節甚烈。子弟亦殉之，一門忠義，足以雪乃祖之至辱，故為表出焉。嗚呼！韓魏公一代之偉人，而七世孫有韓侂胄、秦檜，千古之巨姦。而曾孫有秦鉅，數亦奇矣。

王士禎分甘餘話云：忠武侯討魏，通鑑以寇書。千古公憤，故元人楊奐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余讀通鑑，至後唐莊宗欲討偽梁，亦以謀入

寇書不禁髮指亦題一詩曰一代清流盡喪亡紇干
山雀可憐傷溫公書法憑誰問又說河東欲寇梁我
邦太平記固非知書法者然
天皇謀叛濫稱亦
甚故余亦賦一詩云叫號唯解倒懸民冤氣結來妖
鬼瞋為問六師征討日
天皇謀叛何人

古人有名字者欲其稱呼有別也而後人名字同者
如王僧綽字僧綽劉孝綽字孝綽此類甚多不知何
謂也晉書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
文帝王亦然可謂好異也

織田信長小字吉法師其稱己奇按有馬家譜豐氏

嫡曰忠卿為神祖外族神祖自命之曰吉法師
則有兩吉法師
年山記聞云萬葉集第十六云有大舍人土師宿禰
水通字曰志婢磨也於時大舍人巨勢朝臣豐人字
曰正月磨又曰有吉田連老字曰石磨玉海曰安元
三年四月廿日
宣旨依奉射神輿給獄所輩平利
家次字平同家兼字平田使俊行字難波藤原通久字
藤次同成通字早尾同光景字新弘按東鑑祐經息童
字犬房丸北條殿雜色字源藤太亦此類也近世伊
藤氏亦以通稱為字非無所據也又按女子之名亦稱

字萬葉集石河女島字曰大名兒筑紫嬢女字曰兒島

自古聖賢之言各有所主未必出乎一途堯舜禹之說中夫子之說仁子思之說誠皆各有所發明而述之於言也如孟子之說性善養氣亦然也此蓋孟子有所自得而立言未必待師承後世儒者必欲符之於夫子之言則有所不通矣若其論管仲夫子之言緩而孟子之言迫孟子視仲甚卑其意專在主張我道故其論亦從而異後儒必欲與夫子之言相證則膠矣余嘗謂聖賢之說以漸而備猶器用之制作逐

時而日具求之於一時不可也故後聖之言未必因於前聖後賢之說未必原於前賢後之學者宗之用之雖有異同何不可之有然是非平心讀書者不能知也儒生之厄莫甚於秦政而明季流賊之虐其慘可謂極矣寄園寄所寄裂曾云朝天關獲成都諸生顏天漢等通表自成獻賊怒以為闔境俱反詭稱開科用軍禮發遣諸生不至者掣戮盡殺之西門外青羊宮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墨成丘壠揚慈湖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世

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關雎恐不知余論之曰李杜之作固不可與三百篇並論然詩賦之體互吟詠有餘韻如慈湖詩道學先生幾句議論讀之只覺梗澁此亦非知詩者也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過也男子二十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為昏矣孔叢子云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倡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紡

績組紉織紵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美女子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前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杜氏佑曰康成謂男必三十娶女必二十嫁王肅以為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三十二言其極耳今案三十二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衆庶之禮也服經有為夫婦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右儀禮義疏之說也按男三十有室女二十而嫁以大抵言之耳鄭玄謂男必三十娶女必二十嫁者拘矣王肅以家語為

據三十二十言其極其說似可從夫男婚女嫁貧富少長事勢時宜各有所不同若一概以年制之則必有不可行者矣且早者非生育之道晚者亦失其時酌其互制之者父母長者之任也故雖國君豈以早為道哉庶人亦未必以晚為禮要各在得其互而已本邦之制戶令云凡男子十五女子十三以上聽婚嫁是從王肅之說也

女子戴綿帽者邦俗之常也近世男子亦多着之以禦寒余幼時未見之然二百年前所謂頭巾者亦有用綿帽者松永貞德戴恩記云余十二三時路遇紹

巴見余着綿帽子叱曰童子豈可用頭巾乎常山紀談云佐久間信盛謁上東照君着黃綿帽子三郎君怒其無禮投棄之碎玉話云秀吉臣溝口外記與榊原康政同坐着綿帽子朝鮮之役黑田長政戴大綿帽子之類皆今世所用之綿帽子也肥前龍造寺隆信誘殺蒲池重并時鼓師似我者來自京亦從重并重并將自殺使似我逃去似我不肯曰余雖賤工亦得君寵眷臨難苟免不如犬豕冒敵而死伏見之役上林竹庵戰死義烈相比世稱竹庵而不及似我余為表出

十二支屬十二獸，不知所原。諸家說多引管輅別傳、北史周宇文獲傳、唐書點戛斯傳以證之。後讀陟餘叢考，詳載衆說，謂此本無甚意義。古人但取以紀年月，而陸深春風堂隨筆謂本起於北俗。此說較為得之。又曰：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許慎說文亦云：巳為蛇，取象也。管輅別傳亦云：蛇協辰巳之位，是後漢時其說甚行，更推之漢以前，未有言及者。余按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以送寒氣。鄭玄注：丑為牛。蓋鄭玄後漢人或臆度配之。然土牛之象亦似有所配。周季已有相屬之說，亦不可知也。叢考搜羅諸說，獨遺月令。

注且曰：漢以前未有言及者，故余引此以補其闕。事物紀原云：事始云黃帝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獸屬之。按十二獸相屬為昉於黃帝，此真孟浪之言耳。

山崎闇齋九歲時七月既望詩云：東嶺火成大，北山丹作舟。登游非我願，弄月坐南樓。此詩已見頭角，集中所載如：剿天狗，點地藏，往往徑吐胸懷，不似韻語。然其漁村夕照詩云：淡淡晚村雲，微風吹楊柳，立盡殘照前。漁艇橫浦口，亦楚楚有致。此詩皆景，妙在揚升菴解論語沽酒市脯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

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如此類皆是按是省邢疏之語耳疏云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車馬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升菴掠之以為己說耳

文政十三年庚寅七月二日晡後地大震屋瓦亂墜家如浮舟時余讀書於堂上聞老母携兩兒出巷門徒跣從之東隣牆已倒而老母抱兒坐大街上若令老母出門遲五六步輒為墻下鬼是天幸也此夜一

家露宿於外滿城喧騰如沸壓死者凡百餘人傷者亦四五百人禁闕二條城及諸社寺院牆宇皆綻裂人家倒者數百土藏完者十不得一二餘動綿綿不止日夜十餘震訛言兩丹州山崩水溢若州巨浸破城洶洶徹夜防盜備火不得一息之安後漸微震或一旬一動或一月一動凡經三年而後全定實近世一大變事也余賦詩記之曰孟秋初二日將夕曜靈黃赤如琥珀忽聞一震西北來須臾再震勢未劇三震洶洶如濤頭百萬人家皆辟易拋書起坐眼花顛只聞空裏聲砉砉垣墻拉朽瓦飛葉四字波動似

泛宅坤軸星衡不得持、大地定有巨靈擘、老親抱兒
先在門、聞之倉惶出扶掖、妻兒相追匍匐來、回顧恰
如豚出柵、人人神定口未言、相視脅息手加額、街頭
竦立已多時、餘震猶覺徹礎礪、蒼狹屋矮不可留、兩
楹危似風歌憤、踟躕欲入又逡巡、此時天地我生窄、
相將露宿出幽庭、天黑何處呼鬼魄、冷燈依草似殘
螢、渥露滿袖沾葦席、病弟占夜仰見星、孩兒在膝俯
悲喑、我亦危坐眠不成、銅鈺忽吐隣屋脊、恍惚一宵
噩夢醒、母妻兄弟相懽懌、三日養神喘已蘊、試出柴
門行九陌、紫庭亦聞移玉座、金城驚見無完壁、

小屋壓如瓦孟覆、高岸裂似龜背畫、愆陽積氣久噴
盈、餘怒彌旬猶未釋、訛言日夜荷檐立、飛欲捫參恨
無翮、嗚呼塊軋天地氣、一露一霜相主客、何事坤清
乾夷時、陰陽忽致大舛逆、一瞬死傷殆將千、人生可
嘆遭此厄、世上險途我飽經、千辛未若一惶迫、問之
父老皆未聞、推之往記今過昔、我欲記之如記夢、強
為子孫畧收摭、我家膝下有三兒、老親垂白第跛躄、
天幸不有一人傷、詩成自賀引太白、
我邦中古地震之變、詳載類聚國史、近時文錄三年七月
十三日大震、方廣寺震倒、豐公伏水城天守大門皆破、豐公

臣一庵法印、神君臣加加爪隼人壓死、次之寬文二年五月朔日、寬延四年二月廿九日地震、寬延拒今凡八十年、比今年為差微也、漢土則周語以來所記不可枚舉、今摘在明清者各一條載之、湧幢小品云、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陝同日地大震、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陷入地下、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八十三萬有奇、此時王維禎死焉、其不知名、未經奏報者、不可數計、聊齋志異云、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

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眾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酒杯傾覆、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閣房舍仆而復起、墻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鷄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衣也、後聞某處井傾仄不可汲、某家樓臺南北易向、棲霞山裂、沂水陷、亢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觀此二事、嘉靖真為一大變、康熙則與吾邦今次變畧同也、

文政十一年戊子冬十月、越後三條地大震、比屋皆覆、須臾火起十數處、有六兵衛者、其婦為棟所壓、不能挺身、呼夫求脫、夫欲援之、勢不及、棄而走出、兒年十三、已在門外、問父曰、母安在、父告之狀、兒奔而反、烈焰已迫、不能脫、兒與母相抱焚死、
寓簡云、劉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弃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人

主東坡不與、雖溫公亦不與也、弘曰、伊川折柳之諫、固多議之者、不知當時溫公之諄謹、亦有此嘆也、頃讀舜水集、與水戶侯啓事云、至若程伊川之教太子、如束濕然、則人情不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願上公慎之、舜水亦奉程朱者、其言如此、不特當時不與、後人亦不與也、蓋以己律人、或不得事情、是學者之病也、

左傳昭公元年、子羽謂子皮曰、子與子家持之、杜注持之、無所取與也、棋經無勝敗曰、持、劉後村詩云、馬上功名成畫餅、林間身世似持棋、是也、

郝隆曬腹中書世所知也懷風藻釋智藏小傳曰同伴登陸曝涼經書法師開襟對風曰我亦曝涼經典之與義衆皆嗤咲以為妖言臨於試業昇座敷演辭義峻遠音詞雅麗論雖蜂起應對如流皆屈服莫不驚駭此我邦亦有一郝隆

衛懿公愛雀乘軒後世有過之者北齊書幼主恒時鷹犬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閼羅亦號開府

吾邦市井間酒店食樓必以料理字為標猶言調烹也料理字雖出諸書其義大異不知其所由偶讀

游仙窟有料理中堂將少府安置之語按中古以來漢土小說書未來人人以此書為新奇學士大夫亦往往誦之當時錯會料理中堂之字為調烹之義俗間相傳到今耳

邦俗門上掛鬼面蟹曰以避疫鬼異邦亦有同者夢溪筆談云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余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虐者則借去掛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講習餘筆云俗語呼鬼靈曰幽靈佛書中無所見文

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有幽靈髣髴之句蓋此稱之所由出也

按

東鑑卷四武衛舍弟土佐冠者希義為蓮池權守家綱被討取中琳猷上人取幽靈髣髴今度則懸頸所參向也云云此幽靈字直指死者非以靈也然幽靈之稱其所來已久矣劍俠劍仙等傳往往說舒屈劍余固疑其妄然夢溪筆談載其事云錢塘有聞人紹者嘗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關中

種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所能為也按筆談說有所據未可廢也後讀徐氏筆精云嘉靖中胡總制宗憲有軟倭刀長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詰曲如盤蛇舒之則勁自若頃又讀池北偶談云康熙六年荷蘭國入貢其貢物有刀劍八枚皆可屈伸縈繞如帶錄以備後考

明唐順之日本刀歌云有客贈我日本刀魚鬚作靶青絲縷重重碧海浮渡來身上龍文雜藻荇張

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罔罔、毛髮凜冽生雞皮、坐失炎蒸日方永、聞道倭夷初鑄成、幾歲埋藏擲深井、日淘月煉火氣盡、一片凝冰闢清冷、持此月中所桂樹、顧鬼應知避光景、倭夷塗刀用人血、至今斑點誰能整、精靈長與刀相隨、清霄恍見夷鬼影、邇來韃靼頗驕黠、昨夜三關又聞警、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于頸、古來神物用有時、且向囊中試韜穎、按邦人製刀、未聞埋藏深井、及塗人血者、順之之言、或出一時之假託、亦未可知也、

明紀事本末曰、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

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證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按素卿之在吾邦、游於泉攝之間、遂入京師、謁見權貴、以詞章與僧侶交、見於翰林、蒞蘆集、謠曲所稱素卿官人者、蓋演宋素卿事也、

本邦緇徒之凶暴肆掠、動用干戈、不知自恥者、如延曆三井興福根來之衆徒、及一向宗徒之類、不聞異邦有此風、蓋戰國習氣、流入緇林、是時勢之害也、然余嘗見參議清行請禁諸國僧徒濫惡疏、其言曰、伏以諸寺年分、及臨時得度者、一年之內、或及二三百

人也、就中半分以上、皆是邪濫之輩也、又諸國百姓、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猥著法服、如此之輩、積年漸多、天下人民三分之一、皆是禿首者也、此皆家蓄妻子、口啖腥膻、形似沙門、心如屠兒、況其尤甚者、聚為羣盜、竊鑄錢貨、不畏天刑、不顧佛律、若國司依法勘糾、則霧合雲集、競為暴逆、前年攻圍安藝、守藤原時善、劫畧紀伊、守橘公廉者、皆是濫惡之僧、為其魁帥也、據此言、則僧徒之凶肆犯邦紀者、自上世而然、延喜之時、號為治平、非有爭亂之餘習、猶且如此、餘如後朱雀長曆三年、山徒襲關白賴通館、斫其

門柱、平直方禦之多殺傷、白河院、永保元年、興福寺眾徒、破多武峯、焚三井寺、皆其漸也、則其所由來久矣、是吾邦之一弊風也、

五代史、裴從簡傳、許州富人、有玉帶、從簡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余讀之、嘆曰、鉏魔之後、劉備之盜、韓琦之賊、亦能眼知英雄、然趙盾、劉備、韓琦皆人傑也、其才德足以伏人、不忍害之、亦宜矣、許州富人

一賈豎已而能使人觀感而無名二卒亦知敬有禮可謂奇矣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後儒謂春秋之名出於三代非獨魯史之名國語墨子等諸書載各國春秋之名其言可證也是杜氏之謬也余謂春秋固非獨魯史之名也然夫子所筆削萬世所傳乃魯史也春秋者魯史記之名直目此書而言非杜氏之謬也愷悌樂易也古訓皆然言君子之德也呂氏春秋不屈篇云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此亦一解爾雅

釋言豈弟發也郭註發發行也引詩齊子豈弟疏以為豈弟猶發夕與他豈弟不同也

難太平記引源義家遺言曰我七代之孫再生以取天下源白石讀史餘論論之曰義家有大功而無貴仕與攝關家隸相伍憤懣終世故有此言果及三世分為鎌倉氏又為足利氏迄今祚胤益隆其謂取天下者非謂為天下之主也謂奪執柄之權以歸於己也余論之曰義家無貴仕者當時武弁不得居顯要其勢然也源氏之後日隆者王綱解紐英雄拓基亦時勢之使然也而白石以義家之言為信然以作應

報之說非惑乎白石讀史之論必繩以正義多中其竅惟此論未免附會豈有所倚乎京師有一種游方僧非乞人非緇徒然祝髮披法衣開場說法始則陳因果應報之事漸而鄙言詼諧隨口而發尤善關東歌曲且巧作優倡態輕薄士女觀者如堵唐趙璘因話錄云元和中僧文叔者聚眾論說內典託言鄙褻之事不逞同輩爭學其音調為歌曲呼所居為和尚教坊其醜態彼此相符可供一噱

本邦俗禮僧家之制有一七日之齋漢土俗亦然其

事往往出於小說中潛邱劄記云今人以初喪四十
九日居柩側謂之七日喪儀唐李翱集中有揚垂撰按魏書胡國珍傳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

石經之名出於諸史漢靈帝光和元年刻石載五經文於大學講堂前此初刻也熹平四年帝許蔡邕之請邕自書丹於碑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

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以上楊用修所舉也潛邱劄記刊正用修石經考尤為詳悉曰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六經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此所謂一字石經也魏邵陵厲公正始中邯鄲淳書石經亦立于大學此所謂三字石經也晉裴頠為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是為晉石經後魏明帝神龜元年祭酒崔光請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此魏立也非漢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監九經石壁成從宰相領祭酒鄭覃之請也今尚在孟蜀廣政十四年鐫周易至宋仁宗

皇祐元年公羊傳工畢是為石室十三經仁宗慶曆初命刻篆隸二體石經後僅孝經尚書論語畢工是為嘉祐石經高宗紹興間親書易詩左氏傳論語孟子及禮記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詔建閣以覆之是為紹興御書石經蓋古來凡七刻矣與升庵所考迥異日知錄曰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疆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天保四年癸巳歲大歉京師穀價石殆及百五六
十錢與羽間凶荒尤甚餓莩相藉自冬迄春穀價更
踊無告之民往往轉溝壑余家亦日制蘿蔔飯食之
因賦蘿蔔飯詩二律以記焉曰炊煙蒸騰出寒厨一
飽誰知滑似酥啖殺將軍推薏苡枉令詞客賦雕胡
霜根能補乾坤化野味堪盤山澤臚為問巖郎和羹
手調來也入鼎中無五月淫霖六月涼西穰未易補
東荒流離幾處難安土區畫何人能得方歲歲只知
金穎秀家家初解菜根香將留此味傳孫子一任杞
憂嗤我狂

天保五年甲午春浪華伏水街有鬻古茶器者一茗
碗稱六地藏者相傳故小諸侯遠州遺物也一賈兒
獲之其價金三千七百五十兩云嗚呼今春米價沸
涌民有菜色而一碗之價殆過粟三千石抑亦器之
妖也

余嘗讀三國志與所謂萬曆本者讐校無甚異同惟
魏志明帝景初元年董尋上書文有脫簡今載於此
曰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
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
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

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云云、凡百二十六字也、右軍書如魯論、渾厚無痕、小令書如孟子、差有圭角、覺跡之可摸、後世學者建一家言、如程朱陸王、往往根抵孟子、善書者時出一格、如褚柳蘓米、多是小令變化來、

孟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初言難為水、次言觀水有術、終言流水之為物、說水三段、意自別、不必接續、

如美不美、如應不應、而以水起之、以水收之、鼓舞成章、是文之奇處、

宋儒專說體用、古人所不言、但周易繫辭傳、韓康伯注、聖人雖體道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孔氏正義、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是體用之字所出也、先儒論之詳矣、余謂有本必有末、有體必有用、正心修身、以施諸用、勢之然也、凡如虛靈不昧、顯微無間等諸語、余厭聞之、獨體用之說、余亦不能不奉焉、

前漢書昌邑王傳、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

蕪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痴也。按後世詞人往往用清狂字，取清高狂簡之義，與此不同，似不知本義。

王龍溪一門人自稱有好色之疾，龍溪笑曰：窮秀才抱着家中黃臉婆子，輒云好色，豈不羞死耶？此老學全墮禪見，然語有機活，襟度超詣，可想。

梁溪漫志云：有士人貪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

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余讀之不覺一咲，一問之難得，猶且如此，吾輩之涯分可知也。然富貴貧賤，城市山林，所遇自得，則何處無樂地？上界神仙之樂，何必祈之乎？

嘗讀鳩巢集，其文辭齊整博瞻，亦一時之鴻匠也。如寄朝鮮聘使二百韻詩，詞鋒精銳，足以衝雞林。然其中間一段，歷舉霸府之興隆者，字句頗不穩當。今摘而載之，曰：天生我神祖，上邇彼陶唐。朝海河澄濁，聚圭星並煌。綏和還舞戚，恭默自垂裳。列國環屏

幹泰階時雨暘。當今初嗣統，數世肅臨廊。刑措圖
空在，官脩吏不賊。輟局無盜犯，並育有兒皇。方物東
夷楷，庭珍南海琅。百年興禮樂，七廟奏鏗鏘。舊典敦
隣好，餘波布雨滂。下臨天浩浩，四播露瀼瀼。夫當今
七廟等稱，自非天朝，決不得用之。其他措辭下字，
皆無辨別。安知其誇揚他邦者，適足以損我之德也。
關東諸儒，白石鳩巢，徂徠春臺諸先生，皆不免此弊。
惜夫。

貝原損軒曰：厭煩是人之大病。人事之廢弛，功業之
不成，皆由此焉。蓋事物之應接，雖煩多，皆是吾人所

當為分內之事也。但循序漸為，則無苦心勞力之患。
而有果行成事之功。程子曰：非是事累心，却是心累
事也。朱子曰：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此等之言，可為
放惰厭事者之戒。損軒此語，亦足知其躬行不苟，余
性亦甚厭煩。近頗覺其非，大抵學者多有此病。或終
日兀坐，不辨人事，乃曰：披閱無暇，何問其他？此不
知所讀之書，果供何用，亦買櫝還珠之類已。
劉項鴻門之會，集諸雄於一堂，千古尚可想像。羽如
鬼王，噲如夜叉，真令旁人心膽俱寒。然我知亞夫之
沈鷺，子房之機警，其神彩眼光，必隱映乎項樊二人

之上矣

夫人材各異有能有不能揭我一規矩以待之固不可也況其卓犖者可得而羈乎余嘗著材論曰天下之廣人材之衆大小善惡雜然萬殊固自不同而精察審用育之使之為師為君者之任也夫材有三等譬諸木則其上者猶百丈參天竦然矗立植幹挺直肌理緻密取以用之則不斷不正優當大厦棟梁之任者是天然之美材也而得之甚難矣其次者則亦周圍合抱聳壑凌雲然或盤根錯節硃礪屈曲及取以用之則斷之正之而後能當棟梁之任矣是亦不

易得之材也其下者則其質美而其材矮不勝重任其為用也不過橫櫪侏儒是至易得之材也蓋其上者皋夔稷契伊周之儔也而如諸葛亮司馬光范仲淹之倫亦具體而微者也其次者則自管晏而後凡歷代之撥亂救時稱一世之俊傑者皆是也其下者則車載斗量不足論也已故余嘗謂後世為國家之用者皆所謂其次者也故或才不及其德或德不勝其才或跖弛雄傲或強忍剛悍皆不能無小疵然若槩謂之非全人而棄之則天下無復可用之材矣故為師者能見其所長以育之則遂成其材以瑣瑣範

圍局之非善誨之者也。為君亦取其所長以使之。則能成其功。以屑屑職事責之。非善用之者也。故能育其所長者良師也。能使其所長者明君也。後世學者之教人。專論其質之美惡。而不問其材之大小。其求乎人也。必曰。寧小材而不適用。勿有硯礪屈曲之累。是固可矣。然以此育大材偉士。則猶責驂騮以捕鼠。豈得成其用耶。君之於臣亦然也。故守法而不局於法。然後明君良師之任盡矣。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云。余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

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為考亭記者。其隣人某。既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顏之。復為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余徧檢公集。公既未常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弟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有誤以考為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為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辨。同人閩小記。亦反覆論之。余亦嘗疑後人多以考亭稱文公。必有所由。豈有漫然以他人之亭呼之之理耶。游宦紀聞曰。朱文公晚年居考亭。僂著野客服。按張世南去文公不遠。其稱居考亭。必非誤。

傳者然櫟園之言亦鑿鑿有據未可廢也後讀朱子實紀云考亭書院在建陽縣三桂里唐侍御史黃子稜構亭於此以望先隴名望考亭韋齋嘗欲卜居其地未果紹熙三年朱子因先志築室居之慶元元年縣令劉克莊始闢祠以祀朱子淳祐四年詔立為書院御書考亭書院扁額據此考亭之稱其義甚明櫟園疑之者何也

秦檜夫人王氏自稱冲正先生李易安自稱易安居士松江曹黃門夫人自號秀林山人婦人女子有先生山人居士等之稱往往見野史詩話中輒近浮華

之俗聞之可厭或問孔融曰文舉倨傲豪誕志大才疎其所與交亦不過禰衡之狂妄且恃才望屢觸老瞞遂至夷族才識智畧何足論乎而蘓軾嘗曰非公誅曹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夫天未欲以漢公誅曹如殺狐兔是何言之過也曹之雄畧雖十文舉不能抗之豈可相擬邪蓋坡老之才氣志尚畧似文舉故其論蔽於所好矣千百年眼曰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死董昭掀然而談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李卓吾曰

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于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此論亦左袒坡老輕薄文士漫弄筆舌已老瞞之篡漢與否未必係文舉之死生一孔文舉豈得能制巨姦哉

嘗讀明史藁載元遣臣蔡子英傳其人守義不屈其上明祖書其義正文亦可誦蓋疊山一流之人也因錄全傳以示世之未識此人者曰蔡子英永寧人元至正中進士蔡罕開府河南辟子英參軍事累薦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

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春關中久之復為有司所迹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熱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劍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被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既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

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
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
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
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
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
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
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
不改一食其祿終身無貳是故不貞之女中士羞以
為家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為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
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

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
也陛下猶以為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弊
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廉恥也以今天
下之廣人物之眾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
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陛
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昭示子孫臣民不
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廁諸維新之朝賢士大
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惟咎往昔之不死
至於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
以恩臣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謁祿若察臣

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於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殉時故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樂死也顧義之所存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娛語卷四畢



天保十五年甲辰十月

晚翠堂藏板

續編嗣出

